

評選

直省聞藝大全

恩科

光緒癸卯

評選直省閣藝大全卷三

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論

第一名王根甲

好作意

軒然大波
起

還時養晦
聖賢無不
如是

少康中興千秋創局。讀史者每豔稱之。而又以古籍簡畧。或佚其事。而香或書之而不備。輒心焉病之。嗚呼。此經史之微義也。在觀者會而通之耳。彼不綜諸史之長。不明春秋之例。不窺左氏之宗旨者。何足與論少康。世徒見少康以一成一旅。手戡大難。光復舊物。遂謂為歷代中興之冠。不復參稽經史以核其真。誠惜其虛譽而無當也。余嘗審竹書紀年之例。闡遷史本紀之微。表左秋左氏之權。攷周禮司徒之制。而古賢王經營之偉烈。乃炳著於千載。下馬竹書一編。出於汲冢。其文信而可徵。然少康紀元歲在壬午。而后緡歸於有仍以下。其年闕而弗書。揆諸正統有君之義。似不謂不知少康生於有仍。越四十年而後踐阼。惟不以權臣廁有夏之統。故缺紀以留天位之真。至於史遷紀繼帝相而書少康。亦謂天命有歸。篡竊者所不屑道。其意正與竹書相發明。索隱斥為疏畧者。謬也。尸天少康之功。一再見於左氏。左氏躬為魯史。而受經於仲尼。仲尼之作春秋也。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左氏深悉其意。故第述少康之行事。而年四十則闕。而弗詳。以其時賊臣篡位。改夏正朔。其年皆賊之年也。故不屑稱之耳。抑又攷之周禮。小司徒之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注謂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昔少康在虞。食邑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自古然矣。當此戎馬倉皇。風塵顛越。而少康僻居下邑。尚能悉心籌畫。制度精詳。役民而民不勞。賦兵而兵自足。良德美意。垂示來茲。撫周禮一編。猶想見當年手足之烈焉。嗟夫。有志者事竟成。人第知以是頌少康耳。然當此四十年間。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痛心家國。憤志仇讎。非不欲奮迅興師。乘間以圖一報也。無如天意蒼茫。未肯厭亂。竟無由藉手以達其

功意者特欲通之必故窮之特欲揚之必故抑之天特設此萬難之局以鍊其志而老其材歟迨至險阻
備嘗情偽盡悉氣沉而心定志銳而謀精而一成之田可以兼萬人之餉一旅之眾可以敵萬夫之雄然
後屬兵秣馬直搗過戈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蓋成功若是之難也論者亦知之乎然則世之論少康者其
亦博觀經史而審其時度其勢察其所處之境與所憑之業自可得其大凡矣何必疑古稽之簡畧哉
少康初生綱鑑即書元歲所以存夏統也竹書諸書頗并四十年而缺之蓋其時寒浞篡位故畧而
弗載而少康之撫此一成一旅以成中興事業其心彌苦其志彌堅矣文親見此旨與酣落筆搖五
嶽詩成嘯傲凌滄洲

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論

第二名 李蔚然

國不患小患無德兵不患寡患無謀成功不患遲暮患無志湯文之有天下也地不過七十里百里耳何
必大句踐之沼吳也會稽甲楯不過五千耳何必多晉文公之出亡在外也險阻艱難十九年而後返國
何必速且也湯文之地雖小猶有七十里百里也句踐之卒雖寡猶有甲楯五千也晉文之在外雖久猶
不過十九年也夫不有地大不如湯文卒多不如句踐在外之久且遠過於晉文而亦能報仇雪恥光復
故業如夏少康者乎間嘗攷之少康以癸卯生越歲壬子始誅逆浞踐帝位中間託身有仍二十二年避
難於虞又十八年流離轉徙蓋四十年於茲矣以云遲暮何有於晉文初為仍牧正後奔虞為庖正虞思
假以一成之田一成者地方十里也以云國小何有於湯文一成之地準諸周禮出兵不過百人虞思廣
之為一旅一旅者五百人已耳以云兵寡何有於句踐然而湯文以至少康亦以至晉文句踐以復國少
康且以復天下其故何哉蓋其德兼湯文之德其謀並句踐之謀而其志且大於晉文之志也雖代這年

故作折筆
以取勢

歸本用人
自合正旨

托住全局

湮當日事蹟。書缺有聞。然左傳所謂布德。非即湯祝網。苦文先。鯀寡孤獨之仁政乎。所謂兆謀。非即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遠圖乎。至居仍不終。再振於虞。醉遣不待婦人之謀。返境亦不假強鄰之力。則操危謀深。百折不回之志。晉文視之。有愧色矣。虞世南數中興令。辟首推少康。非篤論哉。抑聞之。自來談國是者。每以人心向背卜運祚之興衰。然寒浞恃其護。應詐偽。不德於民。而禹之明德。不過百年。其去人尚未遠。何少康猶經營四十年之久。然後摧殄元凶。復禹之績。即則人心向背之說。有時亦未可深恃也。將謂生存競爭之世。仍憑地勢以為強弱乎。然綸邑不過彈丸黑子之區。非有高山大川之險。而少康卒以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則地勢之說。更不足信也。孔子曰。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由是言之。興衰強弱亦在乎人而已。所以湯文得伊呂。而王句踐得種蠡。晉文得舅犯。諸人而復其國。即少康亦幸得一靡為收。二國餘燼。故能成茲大業。享千古之令名耳。嗟乎。後世之欲中興者。誠能大其德。深其謀。堅其志。以為之基。收羅英傑。以為之助。則中興之業。猶反手也。少康之事。其明徵矣。

行文妙法與過於觀觀則警觀則靈觀則透此文純用觀筆極警極靈極透

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論

第九名謝煜樟

英雄之舉事也。以得人才為本。以審時勢為用。而堅苦卓絕之志。亦必有以冠絕乎古今。不必其所憑藉者大也。光武之起。舂陵也。始不過賓客子弟數千人。其後攀龍鱗。附鳳翼者。日眾。然後成再造之功。昭烈之起。涿郡也。轉徙幽冀。徐兗之地。行年五十。始得西蜀一隅。然後定偏安之業。此二君者。抱帝王之畧。憤國祚之亡。皆以恢復河山為已任。而必遲回慎重以出之者。蓋神器至重。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勝。賊敵方張。非旦夕之謀所能濟。所以崎嶇困頓。經百折而始能達其志者。要亦持之有其道也。不然如少康自始。

中興在得
人才

中興在審
時勢

回應章法
一線

生至於成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得免於死。為幸。遑論中興哉。而其所以致中興者何也。虞仍二國一妻族。一母黨也。既擁護而翊戴之矣。若女艾若季杼。使之謀澆而誘殪矣。又有遺臣靡者。自有高收二斟之餘。燼運為之援矣。則當日之收攬人才者。可想也。寒浞盜據神器。居中而制天下。又分其二子。一處於過。一處於戈。以相為犄角。而少康僻居綸邑。僅僅有一成之田。一旅之眾。其不敵明矣。乃收其遺民。撫其官職。布德兆謀。以待敵讐。遲之四十年之久。始一舉而殄滅元凶。復禹之績。則當日之所以洞觀時勢者。可知也。嗚呼。其人才之眾。不及光武。其時勢之艱。且甚於昭烈。然而一戰成功。則光武不如其速。克復舊物。則昭烈不如其全也。彼碌碌如晉元宋高者。更卑無足論矣。此中興之君所由必以少康稱首也。世之輕視天下事者。動以為富強之功效。可唾手而成。抑思不廣求人才。何以扶傾危之局。不靜觀時勢。何以濟事變之紛。不有堅苦卓絕之志。何以處盤錯而不驚。履危亡而不懼也。遠覽少康之軼事。有志者可以興矣。

將少康情事打算一番計較一番騰躍跳盪鋒發韻流

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論

第十八名劉鑑

尚書者。虞夏商周之史也。仲尼刪之。四代帝王之寶錄。乃可得而攷。秦燔其籍。書缺有間。故少康續復禹迹。不見於夏書。後世攷史者。乃不求之於書。而求之於史也。間嘗論之。因即史以補經之缺焉。且夫周夫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遠於江左。遂以不振。烏乎。自古未有失其故都而能國者。亦未有失之數十年而猶能復其國者。此夏少康中興之業之所以超越往古而震耀來禩者也。太康不德。偽古文紀之矣。舉神聖武文相傳至禹之天下。敗壞於逸豫。盤遊之中。王畋於洛。而羿距於河。所謂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者。胥淪於羿矣。身喪於陽夏。不再傳。而后相遇難。斯時而欲恢復舊都。扶翼神器。

將少康苦
志傾則出
之真宰上
訴天應泣

有轉無竭

一成一旅
字於言外
得之

姓有証佐

以成中興之業。不綦難哉。何言之。河止既入於羿。夏之權力所馭者。僅河東河南。是土宇不廣。斷難與巢
獍之逆。角勝負之數。難一為仍之。收正。極求之而逃矣。為虞之庖正。虞思僅妻之以二姚矣。是翊戴無人。
斷難以一木支已傾之大廈。難二。乃少康竟於流離困苦之中。雪累葉之恥。報先帝之讎。以復我故土。全
我宗社。而所憑藉者。不過田一成。所資力者。不過眾一旅。其憤懣悲苦。無可告語之懷。固已鬱鬱數十年。
而未得洩也。迨年已四十。然後得靡盬輔翼。以贊此中興。一若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之。勞之。餓
之。空乏之也者。烏乎。此少康中興之艱難。所以較商之武丁。周之宣王。不啻百倍也。然此猶得曰。守成者
之中興也。即漢之光武。亦嘗專力征伐。備歷險阻之境。然其所憑藉者。大所資力者。眾方之少康。猶易為
力。焉惜乎。千古未有之偉烈。不著於書。偽孔傳反謂仲康肇位四海。為羿廢太康所立。後儒說經者。因之
而少康中興。轉不見其難也。不知太康既見距於羿。五子在洛汭。不得返故都。太康國於陽夏。又十年而
歿。仲康繼之。皆在河南。故魏絳有羿代夏政之語。辛甲有帝夷羿之稱也。夫太康但失河北。至相始失河
南。則仲康之立。當在河南。未必羿奉之於安邑也。果若是也。則浞何獨處澆於過。以制東方。處殪於戈。以
控南國哉。蓋其時靡奔有鬲。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在河之南。足見自河以內。皆為賊有。而少康中興。乃
益見其難也。噫。今夏書凡四篇。禹貢甘誓外。皆偽撰。其缺畧可槩見也。虞與商周。天下得失興敗之由。皆
紀其本末。獨夏書闕如。豈別有故歟。吾故知其非完帙也。非然者。武丁中興之事。又胡為著之於書耶。
以經証史。六通四關。根柢盤深。

新城三老壺關三老論

第一名汪根甲

君父之大倫。朝廷宣之。草野化之。而莫自史官彰之。史筆或缺。則綱紀彝倫之大。匪特在上者無以風勵

設疑述作
不使一手
通之半

註三老妙
育色澤

收米完整
無麻鎮紙

於下也。即下之所以輸忱於上者。亦湮滅而不傳。洵攷古者之遺憾也。方漢王之至洛陽也。新城三老董公。遽託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於是編素誓師。而劉項之勝負。以決。厥後。平。變起。武帝震怒。欲窮治之。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太子退不得見上。退困於亂。臣誠寃結而無告。竊以為無邪心。而武帝遂因之感悟。吁。此兩人者。一則抒君臣之義。一則聯父子之情。誠本列傳之例者之於史。行見千載而下。聞風興起。可以教忠。可以教孝。亦良史之特識也。乃余攷馬班諸傳。迄未之者。豈郭公夏五其義等諸闕文歟。不然。天經地義。昭若日星。不激昂而鼓舞之。將何所持以維持天下也。且余有異焉者。史遷上承先志。而作史記。其自序也。謂今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悉論次之。弗敢闕。今新城之事。大都與忠義相關。何以佚之。然猶曰。其書簡約也。孟堅之書。較詳於馬。凡有關於學務。切於政治者。一一載之。此卷帙所以繁多也。何以新城壺關畧而弗與。朱家郭解同編。豈其氣識之恢宏。胸次之闊。偏轉遜於游俠諸人歟。顧或謂三老職微。百官表所謂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職是也。余竊謂三老之尊。其名最古。馬氏通攷。曾具誌之。新城壺關之輩。雖未能上儕於臨雍講道者流。然按之禮經。殆所謂庶老而養於下庠者。否則所謂五十養於鄉者。況秦漢之交。多隱君子。故其推論情勢。動合機宜。翕然有見於天下國家之大。無亦穀城黃石之流。亞商山四皓之行踪乎。倘必以微秩而卑視之。抑亦見之太拘者矣。其尤不可及者。漢主諸將。踈既從龍。孰不欲剖符而封。析圭而爵。新城獨從谷壽策。不受羈縻。見何卓也。壺關調停骨肉。銷鉅患於立談之間。雷天威於盛怒之餘。歸來望思。半為所動。又何誠也。獨惜史從蓋闕。徒令千載而下。攬遺徽而企慕焉。良可歎也。

揭出忠孝大義。目光如炬。其用筆離奇。變化難合龍門。

新城三老壺關三老論

第二名李蔚然

機致靈活

種種流弊
壟於上聞
豈不可惜

沈痛

鄉老字加
倍寫

今自海外各國創設議院許民間評訟朝政談時務者嘖嘖稱善制雖然此亦古先王之遺法也特後世不便之遂廢其法而莫之舉耳夏書工執藝事以諫周禮小宰以敘聽民情此許庶人言事之最古者春秋時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代遠年湮其所言者莫可攷迄乎漢世新城三老以發義帝喪詔高祖壺關三老上書武帝為戾太子訟寃則不特其事傳並其言亦傳而庶人議政之制燦然昭著無事強詞附會為矣夫此二事者名分綱常所關甚大其揭之為二帝告者皆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者也乃機智如張良不能言之於前狡獪如田千秋不能發之於早無亦識有所未周而才有所難斷歟夫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固朝廷之羞然大臣不能言而小臣能言之亦未始非朝廷之幸也自唐太宗禁上書言事而下僚遂絕議政之權自李文靖一切報罷而言之亦不能邀當路之鑒雖太宗明君文靖良臣所行必非無見然後世朝政之壞遂由於此大臣恐輕言肇亂隱忍而不敢言草茅又以勢分相懸欲言之而為禁令所格坐令庸臣貪吏內外交蒙天子孤立於上小民困苦於下馴至國事日壞而敗亡隨之矣由斯以談國家言事之權私之大臣與公之天下利害得失豈可同年語哉彼三老者幸而生於漢世尚無越職言事之禁耳設其時已有此禁彼亦惟緘口結舌相顧而莫可如何吾恐高祖不正計賊之名天下諸侯未必遽從擊楚則劉項之事其得失尚未可知也劉屈氂李廣利之徒挾私市恩競為陷害骨肉之禍將不自戾太子止也或謂新城之言近於諫者也諫則難與守經壺關之言近於正者也正則難與行權要其言之有功於漢則一也然則鄉官之制其裨益天下事者不亦大乎竊以為議院可不興鄉官則不可不復而三老之掌教化者尤不可緩何也教化不修人心風俗之壞蓋亦久矣

撤去秦西議院一層擬復鄉官古制高視濶步義正詞嚴非浪使才情者可比

第二十名宋雲濤

新城三老壺關三老論

醒作意

觀其深者
一層

觀其深者
又一層

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吾讀漢史觀於新城三老壺關三老以匹夫而抗論國家大計猶恍見三代君民一體之盛焉新城三老以一言悟高祖而君臣之義著壺關三老以一言悟武帝而父子之倫昭昔人論之詳矣竊以為猶有未觀其深者夫父老苦秦苛法久矣高祖之寬厚久為人心所屬而天下之大勢又非在於項羽兩雄相角生民之禍何時已乎及項羽弑義帝天下莫以為非新城三老獨倡言之以明正其罪使百戰之梟雄不能立足於天地之間而楚人之氣沮而漢王之勢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彼三老者豈不知義帝而在高祖不能終出其下哉然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寔之俱亡以大逆之名加之項羽而不為刻即以討逆之名奉之高祖而不為諛雖天下諸侯王亦攝於高祖之名之正咸樂得之以為主由是生民始脫於禍而有所休息謂非新城三老一言啟之也得乎若壺關三老之為衛太子白冤也論者謂其無關於天下之安危然自古國家骨肉之變殺機一動而不可猝靜恒延及數世而未已方武帝之任江充也太子之命早懸於充之手而帝不悟以巫蠱誣太子也充阻太子使不得赴甘泉也亦充其不能不從石德之謀者勢也然合戰至五日之久縱無邪心亦何以自解於後世哉壺關三老亦知太子之不可赦而不能不為太子白其心者蓋以帝好征伐晚年亦信用酷吏太子以反誅天下之以太子誅者不知凡幾軍旅之後繼以嚴刑海內有不忍叛者乎帝聞其言而弗罪田千秋始敢進言於後雖謂輪臺之悔由壺關三老一言啟之可也由是言之新城三老固非僅欲為義帝發喪也壺關三老亦非僅欲為太子白冤也明矣且夫西漢之初去古未遠雖經秦政虐斯之殘暴酷烈而民

朝廷所以
要廣聞言
路
收到觀其
深

三老有本
領

三老有功
效

三老字空
中塵盡

氣之團結如故。民心之俠烈如故。上下之間其情常通。故士庶人亦多以國家為已任者。洎乎壓制之風日甚。一日君門萬里。小民之疾苦且無由上聞。況敢言國家事乎。以高祖之群臣所不能言者。而新城三老能言之。以武帝之羣臣所不敢言者。而壺關三老敢言之。其識見誠高人一等矣。史一失其名。一失其姓。惜哉。

見得到勘得透情真語摯妮妮動人

新城三老壺關三老論

第二十二名 蕭仲祁

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高帝二年。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高帝用兵時。有新城三老董公。說為義帝發喪。而遂收天下。武帝時。有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二人者。無由知為鄉官。縣官然皆忠信賢者。倘儻非常人也。當楚漢相持之際。天下未定。百姓之所祈嚮。尚有義帝。項羽弑之。人心潰怒。漢為發喪。以維潰怒之人心。使知趨嚮。豈非急務。顧不聞蕭張諸臣言之。乃出於新城三老。其功當與十八元勳相頡頏矣。武帝不察江充之讒。搆治衛太子急。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茂獨犯顏上書。雖隣於窺測之私。然以視武帝時之廷臣。亦不可多得也。蓋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導民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賢才往往出於其間。新城壺關特其著焉者。於是思漢制之近古。其人才風俗皆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重任鄉官。周禮六鄉之吏。族師七百五十人。閭胥三千人。比長萬五千人。六遂亦如之。大凡鄉遂之官。通計三萬七千餘人。設官如此其多者。蓋就其地之人推舉。則地之利弊盡知之。民之情偽盡知之。其權輕而祿薄。凡官吏儀制之文。供張之費。一切無之。而

三老關係
從反西遠
出

一口吸盡
西江水

三國人才
自宜以武
鄉為第一

徵調賦歛刑政教治之詳無不躬茲之事舉而民不擾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而後天下之治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管子書云釋其賢民使為里君則知春秋以後賢者之為國無不皆然治及秦漢晉夫游微循行小史諸名散見於史傳者不一故新城壺關二人遂垂名於史冊為萬世所稱道焉以今之地治推之當日之三老大都今日團總保正之流而今之團總保正匪惟不能明朝野之要政言鄰國之利病即一鄉一邑之通行職事亦不能舉其不肖者乃至把持欺蔽相率而壅寺令之治蓋自隋罷鄉官而後守令之下遂無有能出力以治民事者矣柳子厚云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顧亭林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甲由此言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保甲終於天子也明矣吾覽新城壺關之事竊嘆然於三代之治也

婉委抒寫耐人尋繹筆意雖近廬陵

三國人才優劣論

第二名李蔚然

古今人才等類不齊論者以三大類括之曰道德曰經濟曰文章而三者之中又當各分為二曰修己曰維世皆道德類也曰相業曰將畧皆經濟類也曰經學曰詞賦皆文章類也其他不可分者或以類附之要皆不出六者之格近是凡此六者大者關天授次則隨時會世好為隆替而其中優劣分焉三國者千古戰爭一大世會也曹孫之朝專務富強先主後起志復炎祚值列強角峙亦不能不以理財經武為立國本圖風會所標士氣奔赴故三國人才經濟獨優而道德文章均不免見絀時局為之無足異也就經濟而論蜀之諸葛如泰山北斗千古久有定評若其持己之正事主之忠品際在伊呂間蓋經濟進於道德矣而世乃以將畧少之不其陋哉自此以降二荀郭陳效筆畫於曹魏顧雍曹肅抒忠盡於孫吳而龐

平乞

文亦易妙

神不外散

詞源倒流
三峽水

法將費左右武鄉功績亦多彪炳此人才之以相業見者也二張徐鄒効命肥襄漢蜀之郊公瑾通策奏凱赤壁荆州之域而關張馬趙始終一心勇武尤為雄傑此人才之以將畧見者也皆所謂經濟才置之漢唐宋明開國功臣間亦無遑多讓吾所謂獨優者此也若夫炳管高潔畧標道德之風七子聯翩擅文章之勝固一時之卓望矣然不得謂為絕詣者道德而徒潔已誰與贊天地之生成文章而僅工詩誰與訂名山之絕學故論道德之品維世為先論文章之業經學更重而三國人才獨留此缺陷則不謂之劣不可得矣雖然中材之興全憑主術劉氏尚性情故所得多節義之士曹氏尚機智故所進多功利之徒孫氏尚意氣故所取多雋妙之選節義近道德功利近經濟雋妙近文章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然則就並世衡之三國人才亦自各有優劣而求卓絕千古者諸葛而外寔無可指數故不更為軒輊云

鍊詞鍊意鍊格筆力挺拔字句紙上皆軒昂

三國人才優劣論

第八名謝功肅

從來論人才者無不盛稱三國大要皆右吳蜀而左魏且抑吳而伸蜀蜀以孔明王佐之才當擬諸三代以上其不與吳魏並論固宜吳以周公瑾拒魏之功大振於赤壁一役其得列於蜀漢之次亦宜若曹操猜忌成性有才不克竟其用而其文武之才濟濟布列非特孫氏不得比倫即先主推誠待人以網羅才俊為長技綜其所得亦未可與之頡頏也蓋漢自光武以來崇尚儒術激厲氣節中原人物涵濡其澤者數百年曹氏據有茲土風流猶盛非徒王粲陳琳等以文采著述相誇耀而已司馬懿之兵謀不弱於趙雲周瑜也陳羣之方正不亞於法正顧雍也荀彧之才識不絀於蔣琬陸遜也徐邈之高潔不後於龐統

張沛也以蜀吳二國之才而曹氏寔兼之烏得因篡逆之故遂貶其人格謂中原文物反出偏隅下耶向使曹操以孫劉用人之心用士則二國北伐之舉固不待爭荊州戰猇亭和局決裂之後早知其智者無所用其謀勇者無所施其力矣向使孫劉以曹氏用人之術用士則盡瘁如孔明方且以高士老用奇如周瑜亦必以譚問終區區姜維曹肅輩而欲與之爭中原猶驅驚駘以追騏驎養楓棘以任棟梁止見其不知量也然曹氏馭以權術而人才不為之損孫劉待以至誠而人才僅得其半豈天意有所吝惜固以此定三分之局耶若夫儒者考古必觀其通吾人論事務持其平如孔明者有旋乾轉坤之才或因其大功未成遂謂兵畧非所長又或因其循名核寔治術過嚴薄為申商刑法之徒如前之說則隣於隘如後之說則流於刻不然國倚治鄭萬里興歌宜不為洙泗所許胡反以古之遺愛稱也故論三國之人才曹氏獨臻其盛論三國人才之優劣孔明獨冠其時彼一孔之士烏足以知之哉

徵寔翻空兩擅其勝縈紆感喟中妙有博大幽深之致

唐明皇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論

第一名汪根甲

有唐一代之大患莫如藩鎮必知設藩鎮之害然後知不設藩鎮之利余綜觀唐室官制而深歎開元天寶之治亂迥殊者為有由也何則明皇開元二年定內外官出入恒式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其立制可謂盡善矣迄乎天寶元年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是時節度使凡十備邊鎮之兵數十萬其費歲以千萬計由是公私勞瘁民始困苦夫以疆宇之闊軍國之大內外輕重期於適中內重則倉卒有變呼吸難通外重則根本日搖率多尾大不掉之患惟試之京

勁氣直達

涼子可畏

結出作意
神光氣足

官以充其識。歷之都督刺史以鍊其材。匪特出入循環。舉凡閭閻之困苦。朝政之弛張。罔弗指臂相聯。可以周知而洞悉也。即有講張為幻之徒。亦有所籍求而不敢肆。良法俱在。胡為獨崇藩鎮哉。且夫京官以及都督刺史之職。其爵秩之相權。余嘗稽通攷而知之矣。通攷唐初置雍州牧。以親王為之。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又置洛州都督。貞觀改刺史。而洛州置牧。亦以親王為之。此則京官都督刺史相等之據也。夫以相等之官。膺相通之任。出則可肅清疆場。入則可參贊樞機。才無不卓。識無不精。即政迹亦無不善。閱歷愈深。規模愈富。諳練愈久。器識愈宏。以此而膺民社之權。直措之裕如耳。藩鎮之設。何為也哉。蓋嘗論之。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其始察刺史之善惡者。有都督。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也。自賀拔延嗣為河西節度使。而節度之官以名。然猶第統兵而未治民也。自開元中。以數州為一鎮。而節度使即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為其屬。既有土地。又有人民。與其甲兵財賦。徵其才驕且悍也。徵其識頑且冥也。徵其政迹則賦役煩苛。而擁兵坐大也。出固無以展其長。入更無以述其職。而朝廷之勢日弱。而方鎮之勢日強。迨至漁陽鼓聲。動地西來。侵掠郊畿。震驚宮闕。賴師武臣力鉅。患始底於平。而藩鎮之禍。卒與唐室相終始。回憶當日之京官一職。都督一職。刺史一職。出入宣猷。布上德而通下情者。不誠盛衰懸絕也哉。余故綜覈官制。美治化之日隆也。於是乎法開元。而數魁柄之下移也。於是乎鑑天寶。

但將藩鎮詳說絕不呆詮正面而盛衰大局躍然紙上。崇牘峻宇吐納宏深。唐明皇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論。

唐選法有兩大弊。開元以前弊在輕外。輕外之弊。朝廷至以積資之武夫而任之於外。天寶以後弊在輕內。輕內之弊。藩鎮至以忤旨之賓佐而薦之於內。由前之弊。則內臣無有肯出者矣。由後之弊。則外臣無有肯入者矣。是在人主有以均之耳。明皇定內外互選之法。內則考其才識而使之出。外則考其政迹而使之入。是法也有數善焉。請得而詳言之。才識以屢試而後見。則州郡必不付之庸人。政迹以屢記而後彰。則軒墀必不列以迂腐。一善也。以臺郎出涖乎州郡。則朝廷之德意無不下宣。以督守入廁乎軒墀。則草野之隱情無不上達。二善也。拔才識之優者以出。膺方面。則京秩不類清閒。採政迹之卓者以入。贊綸扉。則外僚愈形鼓舞。三善也。兼此三善。此開元之治。所以繼貞觀而稱極盛也。此法不行。仕於京者。或老死而不出。詢以四方之利病。萬姓之休戚。則茫然而無以對。循分供職。外無他事也。仕於州郡者。恒終身而未入君門。萬里召對之典罕聞也。雖有欲言之事。亦隱忍而不得達。君與臣不相親。內與外不相應。即所謂有才識有政迹者。考察往往不寔。如是而欲國事之能理。不可得也。自唐以前。漢嘗選黃霸朱異等入為卿相。而皆能佐中興之業。自唐以後。明嘗選況鍾趙豫等出為太守。而皆能著循吏之聲。有國家者而欲整頓吏治。舍內外互選之法。其何由哉。

正面勘得進反面拓得出。清澤盡去。清光大來。

唐明皇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郎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論。

第十四名成鐸

天子者。所以出令也。京官者。所以承君之令而頒之外官也。外官者。所以行君之令而布之民也。譬一身然。外官則手足之捍頭目也。京官則耳目之通腹心也。內外相維。出入相代。則欲使臣工百執事。知民間

莊重不純

已早宏深

疾苦兼習一代典章也。然使廟堂之精神不與吏治民生相貫注。則武夫悍卒。僕隸宦奴。皆可縮銅章而秉旄鉞。其弊不至如五代之季。縣令皆武人。朝官無正士。不止自唐太宗以來。恒重都督刺史之選。故貞觀十年。命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十一年。命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雖以天潢手足之親。亦下理兵民瑣屑之事。朝廷意向蓋欲化內外之迹耳。其後外官日輕。京官日重。而清流才識之士。不願出承明而鎮方州。兵事民事。日即廢弛。明皇憂之。特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此循祖制而申明舊章者也。選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則祖制之所未及。而欲以激厲外僚者也。此非獨唐制然也。周時畢公出保東郊。呂伋入守王宮。皆此意也。漢制太守入為三公。郎中出宰百里。亦此意也。是故成康之世。內外清明。百姓富庶。漢宣之世。內有丙魏之名臣。外有龔黃之循吏。揆厥本源。皆由朝廷甄拔才識。推校政迹。所以京官益講求吏治。而不自詡為清流。外官益練習朝章。而不自甘為俗吏也。使明皇常循此制。何至有范陽四鎮尾大不掉之患哉。或曰。殷浩朝朝臺閣。則有餘。而出鎮則敗。黃霸歷任煩劇。則稱最。而入相則非。抑又何也。雖然。制事者法也。用法者人也。即有善法。亦視用之者何如耳。善用之。則有得而無失。雖失其偶。然也不善用之。則有失而無得。雖得亦偶然也。豈必法之不善哉。不然。選舉者。三代以上之良法也。何為堯舜之世。尚有共驩桀紂之朝。亦有達比乎。然則明皇出入常均之制。又安得而輕議之也。

題中字字坐寔運筆峻整運法完密

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害乃甚於加賦論

第一名汪根甲

出其奇謀詭計。剝民膏削民脂。積怨蓄禍。操縱天下之利權。達君之欲。以自結於人主。桑孔輩習為之。安石無是也。安石長於師古。拙於通今。見古人創良法。以坐取贏餘。遂不禁歆羨之。美之採之法之。以為吾道

周官為聖
人制作猶
不盡可法

管子亦不
盡可法

劉晏亦不
盡可法

法隨時變
如是如是

固可以上嫌古人也。庸詎和行之於古而效者行之於今未必合乎。宋神宗時。河朔旱傷。國用不足。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史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竊謂溫公此語。不獨有益於國計。民生之大。且足以破讀書稽古之疑。何也。安石以儒生出治。豈肯效括克聚斂之為。特心為言利之說所移。而於史遷立言之微轉。未能窺其深而繹其旨耳。不然。同此為國。同此為民。果不加賦而國用足。溫公何以不早為之。而顧待安石之挾以自鳴哉。匪直此也。不加賦而國用足。其道宜莫詳於周官。不知姬室之制。良法美意。運以精心。善誠善矣。第專襲其迹。則凡天官地官之屬。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其流弊將不可勝舉。然則國息泉府之遺法。何可不究其利害也。抑匪直此也。不加賦而國用足。其道似宜法管子。嘗攷管子一書。如山高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都不離周官以制用。又不盡局於周官。而通其變。故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移風易俗。蓋恢乎有王道存焉。苟不師其意。而徒取權謀功利之談。其害恐未可勝言也。且匪直此也。不加賦而國用足。其道似宜法劉晏。第念晏之善政。在於轉粟救荒。則無有恤民之隱。而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尤為深明大體。然後世地大物博。時局變遷。有晏法所未及。籌者即有非晏法之所能盡者。微而行之。未必絕無窒礙也。窒礙形而害伏焉矣。然則溫公一言。洵足褫千古計臣之魄。而為安石一破其癥結哉。第余尤有辨者。安石之才。遠於經術。通經致用。其志原本。未可厚非。所以負謗於天下後世者。特以銳於變法。而青苗取息。尤為致謗之原耳。然余攷青苗之錢。並非始於安石。唐室中葉。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計畝加稅。何以無害乎。即安石初知鄆縣。貸穀與民。新陳相易。何以無害乎。是知民生國計。道在因革損益。與時變通。否則竟行己意。百弊叢生。事未成而勢轉孤矣。余